

责任编辑 高旭正

责任校对 蚁燕娟

封面设计 张 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新闻/谭智良著. —广州:广州出版社, 1999. 11

ISBN 7-80655-007-0

I . 非… II . 谭… III . 新闻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 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1015 号

书 名 非常新闻

著 者 谭智良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)

印 刷 番禺市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(广东省番禺市石楼官桥村)

规 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4 插页

字 数 378 千

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

印 数 1-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655-007-0/G·1

定 价 21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序

关 健

这一本书是先后刊登在 1997 年和 1998 年《南方都市报》的新闻连载的结集，也是《南方都市报》新闻连载专栏记者谭智良两年心血的结晶。

1997 年 1 月 1 日，《南方都市报》从周报改为日报时，我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：一反所有报纸设立小说连载、报告文学连载、纪实文学连载专栏以吸引读者的陈规，开辟了一个既具时效性、又具可读性的栏目——新闻连载，并由谭智良担任专栏记者。

谭智良是一位瘦弱文静的年轻人，要保证报纸新闻连载不间断，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：他那瘦弱的身体能够承载如此重负吗？事实证明谭智良不负众望，在两年时间里，他采写了 27 部新闻连载，共 50 多万字，平均每月推出一部新闻连载还多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为读者揭示了大千世界里的百态人生。新闻连载成了《南方都市报》读者每天必追着阅读的栏目。

新闻连载的写作有别于文学创作。新闻连载这种体裁，首先要求是新近发生的事情，所写的必须是新闻人物、新闻事件；再就是必须遵循“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”这一铁律。新闻连载不允许合理想像，更不允许凭空想像，它不仅要求事件的真实、人物的真实、地点的真实、时间的真实，而且要求细节的真实、语言的真实、感情的真实。因此，可以想像谭智良是十分辛苦的。如果说他每一部新闻连载的写作只需花五六天时间的话，那么，他花在采访、核实材料、收集资料上的时间常常是他写作时间的两三倍。

谭智良为人谦虚、坦诚，总能获得被采访对象的信任，十分愿意对他敞开心扉，倾诉真情，这也是我们看到他的新闻连载写得十分细腻的原因。谭智良有很多朋友、很多同事，然而他却是很孤寂的。单枪匹马，他经常一个人走南闯北，去寻找线索，去挖掘题材，去冥思苦想。可以说，对于一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份工作无疑是苦差事，是活受罪！我们总是忧心谭智良的心理能否承受得了这份孤寂。万幸，谭智良坚持下来了，而且有了丰厚的收获！他以辛勤的劳动，以丰富的感情，以优美的文笔打动了无数的读者，新闻连载专栏因为有了谭智良，而成了《南方都市报》一个响当当的品牌！

我们向他致深切的感谢，也祝他有更丰硕的收获。

写在《南方都市报》创刊四周年之际

（作者系《南方都市报》总编辑）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关 健(1)
--------	--------

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

△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·····	(3)
附录一:关于蝶衣·····	(27)
附录二:流浪记者和流浪变性人的故事·····	(34)
△一个变性人的旷世奇情·····	(41)
附录:关于变性模特连莲参加选美的系列报道·····	(93)

红尘劫·生死恋

△烈女千里追情债·····	(105)
△巴西生死恋·····	(127)
△红尘劫难——一个女教授的惨痛经历·····	(171)
△狂情孽杀·····	(188)

拍案惊奇

△当代西门庆·····	(203)
△少年大盗闹羊城·····	(224)
△赌城碎尸案·····	(245)

△亡命天涯·····	(264)
△追猎采花大盗·····	(277)
△羊城“锁仙”奇传·····	(289)

漂泊人生望乡泪

△76 岁的新娘·····	(307)
△川妹望乡泪·····	(323)
△香港女半个世纪的漂泊·····	(339)
△阿联酋的中国少女·····	(366)

劫财骗色老千档案

△富婆之死·····	(397)
△痴女梦碎·····	(412)

护法英雄传

△护法英雄——杨剑昌·····	(425)
附录一：站在被告席上的护法英雄·····	(447)
附录二：杨剑昌落下英雄泪·····	(456)

后记·我写新闻连载·····	(45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

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合理的，
个性化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。

——题记

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

3月，广州。

凌晨一点多钟，环市中路一家发型培训学校正沉睡在恬梦中。突然，一阵尖厉的哭喊声撕裂了夜幕。二楼一间女生宿舍里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扯开靠门床铺的蚊帐，揪出一对相拥而卧的青年男女，她拉着那男子的手猛打自己的脸，嘶哑着嗓子哭问：“我哪点比不上她？我对你这么好，还来嫖这下三流的女人！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”

男子惨白着脸从突如其来的袭击中醒转过来，挤出了冰冷的一句：“因为你不是个真女人！”

她一头撞在床架上。蝶衣——这狂乱的女子——被完全击倒了。是的，她不是世俗眼中“纯粹”的真女人，她是个变性人。

这个执着于自身性别认同的人，这个被易性欲望折磨了20多年的人，因为变性，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，为社会不容，家庭所弃，自我放逐，浪迹天涯。而她对爱的渴求，对情的冀盼，更使她陷入痛不欲生的深渊……

女儿国里人初长 木兰戏中性难分

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不知是上帝有意安排还是一时疏忽，蝶衣作为一名男婴降生在黑龙江省J市一户普通人家。全家人欣

喜万分，因为他的前面已有了5个姐姐，父亲给他取了个很诗意的名字：“云飞”。

云飞长到两岁多的时候，母亲又为他添了个妹妹，这时家中发生了变故。唱京剧的父亲与情妇私奔，永远抛弃了这个家庭，可怜的母亲拖着7个孩子艰难度日。8口之家有7个女性，小云飞在这个“女儿国”中一天天长，这时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长意味着什么。

母亲起早摸黑维持家庭生计，根本无暇照顾孩子。小云飞白天由姐姐们领着跳橡皮筋，踢毽子，晚上7个人挤一个炕上，穿的永远是姐姐剩下的花衣裳，姐姐还爱将他打扮成像她们一样，扎上个小辫。邻居们都分不出他是男是女，都说他家有7个女儿，而他，自小就迷失了自己的性别。

8岁时，母亲送他去京剧团学戏，团长问他学什么。他答：“学旦角。”斩钉截铁。人家倒诧异了：“你不是男孩儿吗？”他非常严肃地摇摇头。而他的小旦扮相非常漂亮，比女孩子还秀美。也许有父亲的遗传，他学戏如鱼得水，一副脆生生的嗓子把《玉堂春》、《拾玉镯》、《红娘》唱得满堂红，成了团里的小童星。这一唱就是8年，他身心投入，浸淫于缤纷的戏服、五彩的脂粉和千年一梦的戏剧中，分不清台上台下，戏里戏外，更莫辨雌雄。他尤其爱唱《花木兰》，如果说有时他还想到自己是个男儿身，不如说他以为是在女扮男装，像花木兰。其实，还原为女儿身的种子，早早就在他心灵深处种下了。这种子与日俱生，可怕地疯长着。

数年后，当云飞看了电影《霸王别姬》，哭成了个泪人儿。影片中的主人翁程蝶衣正是过于投入到戏中，人戏不分，雌雄颠倒，谱成一曲人性悲歌。他仿佛看到了自己，因此，做了变性手术后，他为自己取了个艺名：蝶衣。这是后话了。

薄命偏遭风吹打 情窦错向无心人

蝶衣常说自己“红颜薄命”。

云飞14岁那年，含辛茹苦的母亲带着对丈夫的怨、对儿女的爱、对人生的疲累撒手人寰。风雨飘摇的屋檐下，云飞与6个姐妹相依为命，他幼小的心越发变得多愁善感了，常拿戏中的弱女子自比，自伤自怜。

3年后的一天，邻居来告诉他：“你爹死了。”他一阵茫然：“我爹是谁？”邻居都急了：“你爹就是你亲爹呗。”原来他父亲一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，可是云飞从未见过他，对父亲一点概念也没有。火葬时，姐姐都在痛哭，而他却一滴眼泪也没有。然而他心里知道，他从小到大都渴望父爱，多次梦见自己偎依在父亲的怀中撒娇。

16岁时，京剧团解散，云飞步入了社会。这时他越发“出落”得像个清秀少女，留着长过耳背的头发；由于生理发育晚，变声期滞后，说话声音更是女声女气的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个姑娘。有好几次，他去接上夜班的姐姐回家，经过偏僻小巷时，结果姐姐没被流氓拦截，他自己反遭流氓调戏，而他惊叫起来，声音比女孩子还尖。这时候，他多盼望有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来搭救啊。

不久，云飞遇上了一个梦想中的父亲模样的人，并一厢情愿地“爱”上了他。

那人30多岁，是市家具厂的师傅。云飞经居委会阿姨介绍到厂里学木工，就分在他手下。师傅知道他身世可怜，特别关照他，重活从不派给他，还常带他到家里搭饭。在云飞的眼中，师傅的络腮胡子很有魅力，而他的关照更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温暖。云飞心中隐藏的女性温柔触动了，他跟师母抢着打扫房间，

洗衣做饭。师傅夫妇关系不好，吵吵闹闹，一次师傅还抱怨一个多月没过夫妻生活了。云飞想：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，师傅离婚后就可以嫁给他。从小渴望变成女孩的念头更变本加厉地折磨他，令他非常痛苦，他恨上帝为什么把他生成男人。他那或许是与生俱来，或许是后天造就的畸形的心在苦苦挣扎，苦苦哀求。

然而，有谁能理解他呢？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患上了一种名为“易性癖”的症状。所谓易性癖，是指性别认同发生严重障碍，有严重的“异性化”心理变态，亦即说，一个生物学上的男性（女性）在心理上把自己视为女人（男人），言谈举止模仿女性（男性），强烈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女人（男人）。在云飞为自己不是女孩而痛苦不已的时候，他没有意识到，他已“病”得不轻了。

一天，云飞随师傅上省城哈尔滨办事，在逛书店的时候，他意外发现一本英国作家所写的《变性人自述》，得知世上竟然有变性人这回事。好像黑夜中透露了一线曙光，他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本来就是女人，我一定要变成女人！他偷眼望着身躯挺拔的师傅，心中在发誓。

一桩丑事把云飞变性后做师傅的新娘的梦想击得粉碎。师傅耐不住寂寞与一个女临时工偷欢，被老婆发觉，告到了厂里，师傅被开除了，而且他老婆也马上与他分道扬镳。云飞偷偷哭了几场，为偶像的倒塌，更为自己痴心的梦想。后来云飞只见过师傅一次，坐在公共汽车上，看着他斜穿过马路而去。他落魄潦倒，衰老不堪。这正像琼瑶小说《窗外》的结尾，女主角江雁容遇见热恋过的老师康南一样——云飞又一次把自己喻成女主角。

这便是云飞埋藏在心底的“初恋”。这个荒唐的梦想破灭了，但是变性的梦想却没有完，反而愈演愈烈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象牙塔里易性梦 男儿身怀女儿心

青春期中的云飞有两个梦想，一个是变性梦，纠正“上帝的错误”；另一个便是明星梦，追求艺术化人生。

离开家具厂后，他做过售货员、小摊贩，还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应聘当上经理秘书。这期间他不停寻找机会，应考省话剧院、青年剧团，可惜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最终都因他“太女性化”而被无情地刷下来。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绝望，他越来越郁郁寡欢，越来越自我封闭，这时候，只有一种途径能使他负重的心得到稍稍的解脱——穿上女性服饰，把自己扮成心目中的女人。

当时，众位姐姐都出嫁了，他和妹妹同住。晚上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拿妹妹的衣服来穿，还戴上胸罩，描眉画眼，涂上艳艳的口红，揽镜自照，摆出千种娇媚的姿态，自我沉迷在自制的幻境中，从而得到虚妄的满足，不能自拔。而白天，他又必须小心翼翼做人，生怕自己的举止言谈遭遇旁人的冷眼和耻笑。随着年龄渐长，这种双重生活压迫着他，令他喘不过气来，变性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只有变性才能救自己于苦海，重获新生——他自己作出这样的“诊断”。

1990年的夏天，幸运之神终于降临，22岁的他被北京某艺术学院录取了。锦绣前程在他面前铺开，他渴望干一番事业，扭转自己多舛的命运。

这时他已是一个身高1.78米的英俊小伙，在这所俊男美女云集的艺术殿堂里，一样显得出类拔萃，吸引了众多女生的目光。艺术院校的女生活泼浪漫、感情炽烈，他不乏追求者，网罗了不少情书，成了颇出风头的白马王子。

一天，舞蹈系的河北姑娘小凌脉脉含情地把借他的书还给

他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夹着一张粉红色字条。上面写道：“小飞，陪我看云去。”他心中有数，这善良美丽的女孩，在面试的时候就对他一见钟情，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，听说他大姐患了精神病，还千里迢迢托人送药来。这时，小凌向他展开了“攻势”，一首首如火的情诗能令铁石心肠的人动容，她在吟唱：“今生的梦是山中的日子，一把锄、一丛花、一朵夕阳……”为他们的将来编织着温馨的田园梦。

然而，云飞没有被“燃烧”，面对这一切，他只想逃。他陪她打饭、温习，去看云，但那层隔膜终让小凌察觉到，她质问：“为什么这样心不在焉？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可是，云飞又如何能告诉她：他只是把她当成了姐妹。他的内心是女人，又如何能爱女人呢！

他表面上维持白马王子的形象，内心却越来越女性化。性别角色不能认同，他痛苦万状。在男生宿舍，他简直一天都呆不下去了。开始他睡下铺，总感到被窥视的危险，就换到了上铺。晚上早早就跳上床，深深垂下蚊帐。他怕看见男生光膀子，更怕去洗澡，常常等到夜深人静，才心惊胆战地洗一回。

那本《变性人自述》几乎让他翻破了，他开始参考书中的细节，偷偷买激素吃，甚至，他给自己做“手术”，拿细绳勒住阴囊，想让它坏死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他苦闷得几乎要自杀！

象牙塔的生活没能改变他，让他学会正视和接受他是个男儿身的现实，这也许是他的悲剧所在。

他的易性癖症，已是不可救药。

这时，他看到了秦惠英成功变性的报道。

义无反顾意如铁 易弁而钗梦成真

1990年7月，上海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秦惠英走上了变性手术台，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亮相的变性人。

云飞看到这则消息是次年初夏的一个午后，阳光暖暖地从窗外洒进来。第二天，他顾不上请假就乘火车直奔上海，找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，他要见为秦惠英做手术的何清濂教授。在医院的楼梯上，他从下午坐到晚上，又从晚上坐到天亮，他吃了个闭门羹。别的大夫对他说：“何教授不会见你的，回去吧。”

回京后，他一家家跑遍北京的大医院，陈述自己变性的愿望，但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他。他感到了现实的严酷性，毕竟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，变性是一件违反生活常规，近乎疯狂的事情。但是，他义无反顾地坚持着。

1993年初，云飞在一本杂志上读到“世界首例性器官互换手术成功”的消息，主刀者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主治医师夏兆骥教授。他激动得立即跑到医院，可是教授已下了班。他彻夜未眠，写了封长信，诉说自己成长路上的痛苦和变性的决心。第二天早上他带上信见到了夏兆骥教授。

夏教授接待过上千名易性癖患者，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。但手术之事非比寻常，他慎重地问：“看你个头、长相，是挺标准的小伙子，为啥……”

“不，我是个女人！不变性的话，我没法活下去！”

“变性不是那么容易，至少必须有四道手续：第一，精神病院开具本人患有易性癖的证明；第二，需要得到父母的文字认可；第三，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，同意病人变性后为其改换性别；第四，病人自己写的变性申诉。”

但这些没能难倒云飞。心理医生用电脑认真给他测试后，得出的结论是“此人百分之百易性癖”。父母早亡，他请当护士的妹妹为他签字，妹妹一向了解他，成全了他，只是不得不劝他考虑好如何面对将来的生活和事业。“死了也好，只要能变成女人，做回我自己”，他决然地说。而派出所那方面居然让他胡混过关了，他声称自己是“两性人”，必须得动手术去掉一套性器官。此外他还设法筹到了8000元手术费。

1993年9月3日，经过17个小时的手术，夏兆骥教授又完成了一例性器官互换手术：云飞与来自湖北的冯姓姑娘“各取所需”，“互通有无”。手术非常成功。

次日清晨，云飞——不，从此该称她为蝶衣了——从麻醉中醒来，她轻抚隆起的乳房，心中流过一种异样的兴奋。啊，她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女性的身躯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新生。窗外鸟鸣啁啾，仿若天堂之音，她感到自己像个天使，想飞。

住院期间，她努力适应这一夜之变，这对她不是什么难事。她可以亮开嗓子说话，不再怕被别人笑“娘娘腔”而压低声音；她可以明目张胆地调脂弄粉，更可以昂首挺胸走进女卫生间。前所未有的舒畅、自由，使她深深享受到人性的张扬。为了这，她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。

她成了一个真女人。护士小姐都称她为“大美人”，一位住院男士吴先生居然被她迷住，给她送玫瑰花（这可是第一次有人送玫瑰花给她），请她下馆子，还要买皮衣送她，说了好多甜言蜜语，大大满足了她初为女人的虚荣心。

两个月后，蝶衣以全新的面目出院了，重回烦嚣的现实生活。然而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？

校园家园两相弃 只影孤身闯红尘

踏出洁白的病房，置身于滚滚红尘中，蝶衣却步了。做变性手术，她凭的是20多年积攒的韧性，怀着孤注一掷的偏执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如今，现实一下逼近到她跟前，她无法逃避。

11月2日下午，她悄悄回到学校，溜进原来的宿舍。舍友们傻了眼，惊疑、嘲讽、震惊、讪笑……种种表情在他们脸上变幻着，蝶衣越看越心惊，她央求他们别张扬出去。纸毕竟包不住火，随后两天她足不出户，可是门外不时射进探视的目光——像看一头稀有动物！她敏感地嗅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息，她不寒而栗！她清醒地意识到，学校非她久留之地。

两天后，她卷起铺盖逃离了这个寄托着她另一个梦想的校园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在女人梦和艺术梦之间，她放弃了后者。这是她为生命本性的自由而付出的代价。

回到东北家乡，正是朔风凛冽之时。

几个姐姐闻讯赶到妹妹家，关严了门，一场“公审”开演了。

一向是家庭主心骨的二姐当起了“主审官”，她逼问到蝶衣的鼻子尖：“咱家全靠你传宗接代，你把那玩意割掉了，怎对得起死去的爹娘？”她又气又恨，疯了般操起把剪刀，顷刻之间把蝶衣的头发绞得七零八落。她还拽住蝶衣往外拖：“走！赶紧跟我去医院做手术改回来。得找那大夫算账，看他干这让人断子绝孙的阴损事儿！”

蝶衣死死抓住椅子，哭喊道：“这是我自愿的！”

“你是死是活拉倒吧，以后别呆在家里，丢人现眼！”

平时总呵护她的姐夫们闷头抽烟，几个姐姐哭得眼睛通红。一家子陷入愁云惨雾。

这家呆不下了，这城市呆不下了。蝶衣绝望地想。可是，她走不了，手术后的身体需要调养。所幸她贴心的护士妹妹收留了她，还拖着身孕悉心护理她，用消毒灯为她清理刀口。这唯一的亲情是蝶衣寒冬中仅剩的温暖，伴她度过这最艰难的时日。

转眼间，大雪纷飞，1994年农历新年来临了。妹妹临产期将至，被婆家接去过过年。在万家团聚的除夕之夜，蝶衣为自己做了条糖醋鱼，拌上红红的辣椒丝，吃着吃着，她泪流满面。窗外传来一阵密似一阵的爆竹声，越发衬托出她的孤清。她不敢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将电视扭到了有线台。有线台正在播《过把瘾》，“过把瘾就死……”凄楚歌声中，茕茕孤灯下，蝶衣泪眼朦胧，迎来了不知是福是祸的新一年。

过完年，蝶衣戴上妹妹为她买来的假发，告别家乡，坐下南下的列车，去珠海打工。她要远离熟悉她的人，到无人认识的地方，重新开始，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存在。

这一去，开始了她浪迹天涯的孤旅，也开始了她另一段传奇人生。

不羁俗情动真情 有缘相会多情郎

蝶衣在珠海只呆了20多天。

她混迹于千万打工妹中，在前山镇一家大排档找到了一份打杂的活。这时她依然不太习惯女性角色，处处小心留意，尤其那顶假发，着实令她战战兢兢，惟恐出丑。更难应付的是无望的打工生活，每天操劳到深夜，疲惫地蜷缩在蟑螂横行的阁楼里，抚摸着日见粗糙的手，她暗自发问：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？

斜对门发廊的老板娘见她身材颇长窈窕，面容秀丽，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游说她到发廊做，说：“比你在大排档洗碗强百倍，又不辛苦，挣钱又多，运气好还能钓个大老板，以你的条